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卷十七



禮部侍郎孔武仲

常父

碑

宋岳州平岡縣王文正公祠堂碑

岳州平岡縣故丞相王文正公所嘗治也舊有公祠堂歲久寢敝治平元年知縣事張仲舒遷于寶積寺以公之歿更歷四朝而民奉事如初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授大理評事天子加恤遠方為親擇縣令是歲公承命以來為政簡

清江文集 卷十七  
明百姓安之及其去老幼遮道涕泣公為靜默不  
干時譽久之近臣薦其才乃歸朝以文章登侍從卒  
致位丞相秉國之政十有八年天下又安公之澤被  
四海而茲邑之人德公尤深宜其尸而祠之雖久而  
不忘也曾孫古賢聞于時元祐元年奉使湖南追感  
其家世且見謂曰開寶中晉公出守長沙至太宗時  
文正為縣湖北父子繼踪于湖湘之間小子不敏復  
備位于此而文正之祠不大顯宜有碑銘揭之後世  
願以屬于子武仲嘗攷近世名世之迹得公之遺事

謂公功業宜為王者相道義宜為學者師恨不及識  
公也聞公之像實在近境欲一拜于堂下未能也誠  
得載名公碑以自託不朽其又何辭乃為之述而繼  
以詩曰自昔為相先試治民非但人事天意或然商  
周之師釣渭耕莘涉歷險阻知民艱難及其見用利  
澤加人龍之將升亦泥于蟠朋蛇侶螾畜智潛神雷  
風相趨遂躋豐稔惟文正公之孝之忠之量之才之  
勲之庸卓大深長群臣之宗天子仰之惟公議從元  
首股肱始卒一躬號稱太平三代是同大湖之濱今

有公宮昔公宰是惠及織洪肇自百里施于萬邦其  
遇也時其進從容勒之堅珉以告無窮

頌

蕭何收秦圖籍頌

漢有宗臣蕭氏何名當高祖伐秦實佐其行入于咸  
陽秦帝之京金帛財物諸將所爭而何于此時惟圖  
籍是收丞相御史二府之書獨發其藏而載以車至  
于高祖收天下而有成功雖韓彭轉鬪于外平良効  
策于中若夫四方形勢山川阨塞民所疾苦戶口虛

實指掌可知伊何之力蓋事之所以不治者以不定  
之于其初至缺乃悔其何如惟何聰明超然特立方  
衆人之擾、而思慮之所不及其爭則捐其棄我拾  
始之所為若甚迂緩至其用之乃世最急此其所以  
論功第一為侯之元勳施後世慶流子孫千載而下  
誰如古人

魏相諫伐匈奴頌

稽漢之隆孝宣帝時屯士分田寔在車師匈奴傑驚  
侮我戍人天子赫然詔後將軍總戎其行震撲右地

矯弱翁厥有正議叙次五兵具三不可兵驕則滅  
忿敗貪破間者匈奴善意弗衰所得漢民輒以奉歸  
不犯邊境擊之何名軍旅之後災害將生今之所患  
將相無良風俗薄惡水旱流行骨肉相殺歲二百數  
此非小變曾不是慮乃錄纖介報怨遠夷季孫之憂  
不在顯史天子從之罷伐匈奴覆以威德中外無事  
單于稽首遣子入侍三世稱藩靡不順者邊城夜閉  
牛馬布野惟是弱翁寔相其成六十餘年海內太平  
嗚呼弱翁知所緩急撓帝之果奪將之執爰及季末  
多尚武功挾富怙強以華易戎左右倡和不異為同  
勝也滿矜否則禍殃積屍流血侵累陰陽隋以遼東  
而喪其國惟時仲淹追誦盛德云其漢相兵畧是識  
我思古人嗣為此詩誰于興師予以告之

裴度不疑蔡人頌

唐元和中憲宗皇帝臨蒞天下有盜在蔡率其犬羊  
敢侮王制皇帝曰嘻遣兵討之赫、裴公以相視師  
甲不再賦克有淮西抃昔之苛以今之德推其肝膽  
安撫士卒以為牙兵使在背側駢首駢、出入帳門

皆弑凶仇敢保不姦操劍橫矛見者為寒或說裴公  
是不可信反側之心或有禍釁不可去備日與親近  
公曰不然此彰義軍我領節度民則吾民亦苟不弘  
我則不仁安有父母而疏其子蔡人聞之時則大喜  
父老感泣不敢有貳嗚呼裴公初議釋誅贖伐之謀  
亦既有成凡畔可屠公障活之又能曠然待以不疑  
其度有容其信足懷惟是新附察公意辭申光之民  
定于即時惟人不厚不允千宗妻妾之訕兄弟相攻  
公平不囁一異為同乃率是道以佐其國百姓宅心  
卿士効力出將入相海內太平二十餘年身為重輕  
考其始卒莫非至誠嗚呼晉公今久不渝有烈在碑  
有迹載書我作此歌以貽薄夫

銘

信州祥符院新鍾銘

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信州祥符院大鍾成用銅  
三百鈞有奇其高九尺有五寸厚四寸廣六尺有三  
寸主者僧曉儒鑄者諸杭張孝基越二十三日冬至  
擊之其聲渾錚震動城郭既浹旬觀者不休退則歎

息作生善意于是州將號畧楊亞甫為之銘而其屬  
魯國孔武仲又銘于石以相之曰上下無強旁暨八  
垠有告必聞大教以震扣之則應不用則默既以時  
動亦以時息

同僚得與飲酒席中有佳寔三為之銘云

外叢戈曹以捍偷寇中積旨美以待君子既密其外  
而黃其中久而不厭君子之風其周身之防亦可謂  
至而獨不克自衛豈非以其有味夫

右銘栗

有物于此周其垣墻積鐵黝然雜以丹黃試闢其圍

登其室堂晶英潔白粲其文章玉綴珠連百千為房  
被禍懷寶誰闕積藏衣錦尚裝中庸所戒于寧美哉

遊者志之

右銘安石榴

人知其淡而有味也而莫知其善擇友也其友謂誰  
吾黨有喜言物理者栗曰橄覽相善也合食之其味  
似葛夫栗良果也與之處而宜非其性相近耶

右銘橄覽

杜克明銘

不善為國其行有迹杜公猶天陰闔陽闔四時運動  
萬物生殖誥其主尸則不可得太宗為王至有社稷

清江文集 卷十七  
公與文昭左右羽翼我以其決不以籌策問孰為內  
王魏之直問孰為外英衛頌、百度張弛官司法式  
操其大者以道以德太平刑錯後世蒙澤未有寔喪  
而問之白迄今稱頌以嗣禹稷老聃有言深不可測  
矢詩無窮作戒赫、

李子堅銘

漢熄復炎後熒欲滅順桓之際統紀三絕乾騫坤推  
下上倒植惟公之才丙魏蕭曹不生自先乃此之遭  
又居大位以弱戡豪莫私女謁莫強官寺太后主斷  
后兄梁冀更倡迭和梟磔虎視以臣立君又事最難  
公提肝膽獨戰其間群凶反目掣後衡前而公不回  
益秉仁義桓、為心烈、為氣危言鯁論如處平地  
屢擠得出乃不息犯萬歲之殺以驚投撼屹然竒表  
終隊一劔賢者死生繫國存亡猶人有氣正伏邪強  
四體僵仆內隳肺腸自公之沒漢亦隨絀高光之業  
當塗所奪彼為不善身毀名闕惟公赫、如日經天  
史載其光德行有篇詩以嗣之於千萬年

謝安銘



司馬渡江謝氏以昌猗歟文靖又族之良度量閑遠  
性識聰明不振不迫從容以成衆方岌、視君無事  
謂如弗思疎密有意內姦不作外侮以消志清中土  
而夢為妖太常其父司空其子琨奕玄朗于光有煒  
扶持左右以圖初終既絕復續以昔之功沒數百年  
其能曷紹銘以申之惟後之詔

贊

四皓贊

漢承秦之暴天下之士雖不若周之貴然先王之澤

尚未純息處士逸民或有自守一志為人所不能者  
以高帝之雄材大略駕御四海凡一時之豪傑多甘  
其侮慢而四皓獨能望之以禮帝所不能得其後乃  
私從太子游其所進退皆面折廷爭逆耳之詞父子  
之間人所難言而大臣屢攻而不可奪者而四人者  
處之不疑高帝亦不以嫌但為之驚顧而悲歌卒使  
謀夫之畫得行天下之計遂定此其上下之際何至  
此其遺風餘俗至于東京而風節益高嗟乎後世去  
聖人滋遠俗薄士偷不知自重而天子之威益神未

清江文集 卷十七  
有出于至誠以身先四夫者而潛伏山林之人往  
始異終合甚者以此出穀名取富貴而上之人待之  
加輕然則豈徒士之有罪哉亦養之不得其道以故  
如此若四皓之事亦亾矣悲夫

嚴光贊

余嘗登七里灘高山率然下臨清溪顧瞻徘徊有遺  
脫世俗之意光之處以不虛哉及讀其傳考其行事  
光與天子有里巷之舊卒不肯北面而臣之耳樂辛  
苦予山中此亦世之高節非汨沒于利欲者所能到  
也東漢之世士大夫尤能輕富貴重廉恥志有不合  
輒去其位豈非光之徒倡之耶光武乘百戰之餘威  
稱制而御宇內乃能為匹夫誅身神色無忤非好善  
而忘其勢者歟可謂恭儉之主矣

雜著

蝗說

熙寧甲寅秋七月予將還江南繫舟于長蘆之川登  
高而望見羣飛而至者若煙若爛若大軍之塵自西  
而東前後十餘里相屬不絕野夫奔走相告曰蝗至

矣予曰蝗之來如何曰食我之田齧我之桑使我終歲無褐與糧余曰嗟乎害無酷于此者矣野夫啞然笑曰此非吾所謂害也夫螟螣之屬隨陽而動得雨而止幸而歲豐時和則其類泯焉蓋雖甚可畏惡而其為禍猶有間也以吾觀之今天下未嘗有無蝗之歲四方未嘗有無蝗之國也民之于民勤矣罄其貲以裒種市牛暴肩背病于足以趨田事及歲且成則老幼相與計曰是將獲之以償官之逋負也又曰是將鬻之以足官之賦泉也凡終歲斲而得之者皆非吾有由祖及孫歲被其患而無有休期自燕及越其病一也然則其為蝗也大矣今歲之蝗不過遺種于一方而每歲之蝗流毒于天下以彼未之知耶不然宰相可以請其有司可以爭矣何其無聞耶退因序其說

回氏畫說

江州景德寺之畫壁有二石相倚出乎叢艸之間其上則枯木槎枒老竹森蔚而山鵲立其杪竦背俯頸若將飛去者大抵為窮冬苦寒天高霜烈物性凝定

無葩華動盪之意客語予曰此回氏之畫也昔有回  
喑者貌寢而明日常卧于寺之廡下喜飲酒而不能  
言有所必以書自達俄告人曰為爾畫此壁可乎  
則許諾初若不經意卷紙濡墨立語間而畫已就自  
此不復見矣或曰所謂回者呂也呂洞賓常以劍術  
遊乎人間名聲甚顯後乃自匿所至稱回氏為此畫  
者即洞賓也於是設檻于外以環之至今二十年矣  
以謂洞賓有道者也夫有道者神完于內其于外也  
如谷之續穀鑑之接影故能隨萬物之形而與之上  
下至于蛇虺羊豕無所不入彼豈習為蛇虺羊豕哉  
其所應者然也夫四肢百骸猶能值物以為醜好况  
欲為一木一石之形乎其俊偉竒健誠未足怪而世  
之學者方且殫翰墨之勤窮歲月之力至于疲思竭  
巧失之彌遠而不知夫不學而能其本末有異乎此  
也余欲摹取之而恐益為畫之累也因記其大都而  
為之說以自覽焉

壽說

人之蘄壽者何也曰欲其身之必有以適其身也

夫壽者必老請為子論老之醜耳欲其聽也今塞矣  
目其視也今蔽矣手足不強必掖乃起而非有向時  
之健也齒豁舌枯食噎飲洩而不忍觀人之飽也聲  
氣漸散骨立枵然少者侮之賓客加踈雖不死而與  
世之人隔矣而人之所以斲壽者何也而心志又最  
其大苦也夫人之生得意常少而不得意常多喜樂  
常少而憂患常多凡物之所以沮奪精神戕賊思慮  
者空起而毛集方其有所不得也雖少壯之時顧視  
之頃焦然有不願處世意况夫已老易悲不堪摧折  
之年而其所憂者或病或死其為哀戚愈多而事之  
觸其中胸者益紛々而無窮繫而役之不使之休夫  
豈不大苦矣哉而人之斲壽者何也且蜉蝣以一日  
為壽人以百歲為壽龜鶴以千歲為壽莊子所謂冥  
靈大椿道家所謂神仙者又豈以萬數為壽長不為  
喜短不為惡多不為厚少不為薄彼各有所受而不  
可以相跋而昧者必曰我欲久生于是談黃帝慕彭  
祖紉妻子屏滋味至于挽腸蹙胃以出納倒垂反接  
以運動甚者屑金石而飯之毒之一出肌裂而火出

之人也其心不樂其形不舒常若坐囹圄而被桎梏而又終無所得而死矣而人之所以斲壽者若何而可曰不喜壽不惡夭修吾之仁義入以事其親而畜其家出以欽上愛下而不為病招不為禍媒口不擇味而甘也體不擇服而燠也投足為安放意為樂承四時之正順萬物之宜優焉游焉以待期焉吾所謂壽之說如此夫其心之適與其身之安相終始是亦足矣而人之所以斲壽者惑也

雞說

鄰人蓄一魯雞一蜀雞魯雞之所以為雄也枵然而大絕有力而奮行有視有光其翮之端若比刃距去地三寸然不常鬪也歲憤一眄則其群駭而走所好者得啄其不好者不得啄甚則怒主人之孩有搏意主人曰嘻是又可乎哉乃立柵而幽之禁其出三月蜀雞乃霸其曹雖其才不若魯雞雋然而視一時之游無有與之匹者以素不為眾所嚴故屢鬪以出威張半翼衡足而奪則莫不辟易以避其鋒于是稍稍侵魯雞之配而賊其好者矣方其礪磔而治其衣

引哢而長號循庭除穀；而呼自其意氣之氣以觀之雖鸞鳳鴻鵠不我若也則于魯鷄亦何有哉然以小而陵大也以寡而褻衆也向之弱而今之強也主人寢不平之乃破柵出魯雞使快意焉彼其氣剛而力壯閉之久而恚之深也乃擒蜀雞而監其類眇其目血揮數步毛散如雨蜀雞懦不飲食七日而死主人腊之以享客；曰物之報復如是彼蜀雞所謂不量力也故殺其身然主人之心亦幾于童戲矣哉

冰說

有物于此出於大澤因于積水虎交于林事乃大起其肇甚微久則有成浩；濁河北車以行驛駟蹙敗跣足者傷老狐俯耳進退甚詳入此室處出享先王趣時之之要利朱明萬口咀吞變化炎涼鄙夫不識敢請元冥元冥曰是非似玉者耶方圓廣狹惟其所受者耶白黑蒼黃有定質者耶利于西北而不利于東南者耶雨水為異而履霜所戒者耶觸之則散孰謂之堅滑不可操其流洎；畏白日光况爰與燔視鴻之來其族無存如丘如陵而不永年其名曰冰然

吾知冰之理而不明其所始反以累夫子曰吾試言之矣此蓋氣之所為也大為天地細為萬物為黃金丹砂夜光之璧為崔嵬之山凌雲之才麒麟象犀猛獸長蛇莫非氣也而惟水也其柔本柔而又感于積陰之氣以微一時而有此形以其所以不能長久也吾聞之也立本也不可以不剛不剄則不可以立大事也其謂是哉作冰說

靜說

天下之事生于毫芒成于無畔一言之不足以盡然總其大要則動與靜而已二者相為如舟楫之于濟弓矢之于射所趨雖殊而未嘗相忘也雖然靜者湛然于內無所終窮動者紛紜于外有時而弊則是靜者為貴而動者為賤也萬物之變轂擊波湧而至于前也則動以應之俄頃之間所動而應者已為陳迹復散而歸于靜則是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也故動之與靜其勢須若有須而非所以為之敵也然則今有人坐于空室塞耳障目欲使視聽不接于外可以為靜乎曰是謂禦物而不受禦物而不受物必



聚而攻之為我者寡為物者衆攻寡者必破衆者必入矣安得為靜乎哉然則平旦正衣冠坐乎堂上對其私昵嚴若君父秋毫之慮生于胸中則齋戒以却之可以謂之靜乎曰是謂持內而不縱夫不循其本而強有所持則見持者必潰而不樂不樂之勢積其勢將發如洪波巨浪躍于井竇之中橫潰逆泄其傷必多又烏得乎靜乎哉故夫欲為靜者未始能保其靜也古之聖人有以忘乎外而非禦之也有以息乎內而非持之也今人有寶鏡柙而藏之方其在柙則於物未嘗接也及張之于戶牖之間則百物之形影妍醜大細爭入其中鏡之應物可謂煩矣而其寂然不動與在柙中無以異也能使其心與此同則可以言靜矣是道也非一朝一夕之力可以入也必取諸其源必索諸其根浩乎與天地俱宥乎與鬼神並積之久矣深矣則處天下之盛德吾不憂具天下之大業吾不疑貧如富貴如賤毀不能折譽不能懈窈乎冥乎其中有真而不可名乎此其不憂也治亂之理出處之度隱之為情偽形之為吉凶在乎外者日

夜相勝而在我者豈有他哉舉此以加諸彼而已故  
默而識之語而曲當此所以為不疑也履天下之位  
而不憂應天下之故而不疑然則何適而非靜也哉  
動而不害其為止也語而不失其為默也宵興晡食  
以聽天下而其所以為安逸其常在也帶甲嬰胄轉  
戰千里而其所以為恬淡者常在也若此者茹藜藿  
而不愠享玉食而不驕浴汗俗不能遷濁世不能亂  
其生也膏潤流澤于天下其死也精與日月而常存  
天下之能事盡矣非黃帝堯舜何以至于此哉

說醫

潯陽有二人焉皆以醫為業其一人喜求之于書凡  
先聖之經上古之論貫穿反復出入毫杪終日而叩  
之不窮及其用藥中者十之三失者十之七又有一  
人焉其家未嘗有書也特以意測之凡千乘之王草  
萊之士有疾者必往焉察氣散胗毛脉退而誌其吉  
凶安危之狀以求疾之說及其用藥亦中者十之三  
失者十之七一日皆造余而問曰醫之道何如余揖  
而告之曰二人其學術不同也而其中之効同其失

之多少又同則其精粗果不在于學也夫學為智者之用而非所以用智也古之神人有託于是以秘其迹焉而其應變之巧則皆在乎學之外今子欲進子之技以與古人善醫者馳逐爭先則其力亦不在于學也吾特以吾之事觀之吾嘗學為說辭矣兼百家之辨合周孔之迹間嘗施于人主之前而念夫金玉在左袞鞞在右鈇鉞在前桎梏在後則神動思屈向之辭說皆顛倒失序已而徹嗜慾平好惡萃于如山之不動不知人主之為尊匹夫之為卑爵賞之為

榮刑禍之為慘則氣洋洋焉見于眉睫之上曰我何憚于彼哉夫吾之學一也向也怯而今也勇向也屈而今也伸以無所矜于外故也夫醫之說亦猶是耳今夫陋醫造人之家也不顧疾者之急而專以貨貨為計入門則視其困入室則覘其橐藥未出于其笥而懷納金于其懷較錙銖以為輕重爭俄頃以為遲速退則飾險說布虛語掩其儔以擅聲名故其心移于內其術亂于外切脉處藥動失其序而欲使觀六氣之變動察九脉之盈虛是猶使聾者聽瞽者視也求

其愈疾豈不難哉吾欲子乘要持一滌蕩心志忘利害却非譽湛然平虛以我為人行之十年術與神會意與天通可使死者生夭者壽二人相眎甚愕再拜而退毀書焚筆醫不二價期年藝益工考其效倍于昔時江淮之人爭馳幣而邀之其室大富

說琴僧元志

古者自天子至于士其講習禮樂無不在其間自少壯至于白首琴未嘗去側蓋天地之聲藏于寂默而不可以言喻有智者作焉析桐比絲諧協律呂以擬陰陽之妙用使聽之者喜怒哀樂皆有以自復于中和日引月長卒成其德此先王化所以幾于神而成不言之治也自雅頌廢而鄭衛夷胡之樂並作于中國聽音者溺悅于新奇古樂既斥而不用所謂琴者獨處士逸人取為嬉好故其寓意多在于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間古之為琴未必然也越僧元志居其州之資福院少學琴于其師義海盡得其法余暇日造焉為余鼓越溪履霜二操坐者相與肅然斂容而聽之余評之曰此非三代之中聲也夫中聲者使人

趨之而忘勞故其道可以久元志之琴方務為淒切  
苦淡聽者如坐于深山長谷之間寂然不與世接其  
能久而不厭哉然余尤喜其趣尚高遠出于塵垢之  
外也夫君子之學惡其多暇日而欲其無倦怠也故  
有投壺博奕之屬以休其心不使墮于非僻之中今  
元志之琴雖未能全予先王之樂比諸投壺博奕不  
有間乎余于是欲學之而求其可以日相與處而數  
往來者唯元志也乃為說以贈之

書離騷後

余讀屈原離騷以下二十五篇壯其文辭哀其耿介  
而憐其志之不廣也夫君臣之際去與就而已耳方  
其得志也從容廟堂非懷寵也及其不合也引身而  
避之非忘君也孟子仕于齊不遇而去三宿而後出  
晝不遇而去所以為義三宿而後出晝所以為仁、  
義施于其君而身安名榮後世誦以為法君子之事  
畢矣若是則屈原憔悴沅湘懷沙而死豈不悞哉或  
曰屈原楚之同姓臣也故不忍去其國外則不忍去  
其國內則其君惡之舍死何以哉是不然夫諫而不

可去者惟父子之間耳臣之事君進退以義雖同姓猶異姓也故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歸周彼微子者紂之叔父也及其不可與處則去之何況原之于楚懷王其屬也疎而曰不可去乎原沒之後百有餘年賈誼為文以弔之其後誼事梁王梁王之薨誼自傷為傳無狀哭泣而死誼如屈原必不堪其身而不自知其哭泣之過也則誼之為人亦原之徒歟以二子之才智而死皆不合乎道者學不考乎聖人也學而不考乎聖人雖死猶不足以逃責故聖人者萬世之

標準也

讀杜子美哀江頭後

昔唐文宗嘗誦杜甫詩至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于是曲江四面為行宮臺殿以壯之其篤信子美詩至于此嘗竊評之自晉宋以來詩人氣質萎弊而風雅幾絕至唐諸公磨濯光耀與時爭出凡百餘年而後子美傑然自振于開元天寶之間既而中原用兵更涉患難身愈困而其詩益工大抵哀元元之窮憤盜賊之橫褒善貶惡尊君卑臣不琢不磨

暗與經會蓋亦騷人之倫而風雅之亞也自甫之歿其詩益重故能感悟文宗而使之有所更新然其施為改易不見之于政事惟嬉游是廣臺榭是增是豈子美之意哉吾于斯見子美之窮已死而猶不遇也余固喜詩願以子美為師者又嘗誦其哀江頭之作故感而書其後焉亦以見觀詩而文宗者不為之知子美也

六祖堂題名跋尾

堂在興國浴室

六祖之道行于南方言佛法者必由之而中州之人

篤于戒律神宗皇帝召諸老都下舉揚祖風自是禪宗之寢盛又數年而浴室畫相為諸公所表顯來觀瞻者莫不生敬信道之晦明固自有時乎汶公患其蔽障樂與人共見之其亦進於此者歟魯國孔武仲題

跋尾五

黃師是家所藏書也

周越書

越書近世不甚貴重然于眾人中猶屹、有立庸可輕哉

蘇子美書

崇文北軒有子美書數行在壁又見所傳詩軸遺墨如新而斯人歿久矣為之慨嘆

蔡君謨書

君謨書人多有之而簡尺尤佳蓋初不用意神完力餘故可喜也

李見中書

近世李書者寢少如西臺筆法尤不易得聞其為人清直之士也

錢忠懿王書

宋興七國世而國初僭偽之王家無聞者獨忠懿之子孫世顯于朝廷此其仁民忠國之效觀其遺書又知中朝待之有禮如此

君子泉銘跋尾

余嘗客齊安登赤壁以望洞庭青山長江一目千里東南之壯觀盡于此矣又登東坡上西山而逐臣逋士之跡幾無所遺焉獨斯泉未之見也物固有藏于窮僻不使人知者微銘遂不聞之矣况可得見乎



永壽縣太君告詞跋尾

事親之日短事君之日長觀慎思之所以請命于朝廷先帝之所以錫命于永壽為人子者可以警矣

蘇子瞻為元紹京命字曰齊老其叔父台壽屬  
余跋尾

昔懿氏為陳敬仲占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有  
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彼之數世難知之事決于區、之下筮其積  
德如何也未若以人事占之章簡公孝弟廉潔宗族  
仰其祿者常數十人持心確然始終如一君子是以  
知其必有後也齊卿之報將于是予在

劉氏家傳跋尾

元豐八年冬某以職事見河南劉公于長沙得與讀  
家傳自北齊至于本朝十更國姓而劉氏衣冠不絕  
忠臣義士文學之老世有其人公兄伯壽年逾七十  
精明如少壯時爵列三品而身游方外公以行學政  
事見器人主將方面期年政成且乘驛歸奏兄弟進  
退雖不同皆為士大夫所推仰又一時之盛也嘗觀

春秋之世區、晉楚分國一隅下至宋魯鄭地不過  
百里其卿大夫之貴且富往、與其國盛衰相上下  
今劉氏積德如此子孫賢才衣冠世襲之盛其將與  
宋無窮乎十二月十三日孔某題

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卷十八

禮部侍郎孔武仲 常父

雜著

碧湘湖錄

長沙有碧湘湖者自馬氏始也僧惠嚴吳人自杭州  
來依馬武穆重之一日思歸武穆曰公憶西湖耶乃  
為置寺湖西而闢湖于寺外旁引羣山下通湘水其  
後惠嚴卒于寺至今堂中有真身馬氏乘唐之亂  
竊有一方恃其兵力北鬪高氏南盜嶺表遂為強國

武穆始稱王卒傳子希毅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立而湖南亂矣希範最為奢侈事土木作會春園興諸佛廟增賦于民上下凋困是時牙將丁思勤力諫不從遂自殺其無道如此獨武穆守節儉辨為長者待士有禮然絕山障水以奉一浮屠亦過甚矣其父子之所為豈相遠哉然至今為湖西之異觀余至真身寺遂游湘上憇喬木之陰觀魚鳥之樂日暮忘歸感馬氏之興廢而慨然于懷也因錄其本末云

記言

孔氏子居潯陽城中怠于應接乃以二丁夫肩輿上田家坡歷寶巖精舍而至于龍泉之原秋陽雖壯西風已厲松竹之間索々然頽簷敗砌脫葉相觸新雨過泉水潺々稻之未刈者僵町畝上清在泉間予怠而休息而作扶藜杖曳芒屨登躡高原路微如線隨告曲而往顧瞻兩鍾回望盧阜風景蕭瑟心曠爽而體逍遙若有忘世遺俗棲身山谷之意而未決者也乃以杖擊梧桐之枝而歌曰松風之颭々兮可以散

吾之憂兮泉穀之澣；兮可以蕩吾之煩兮驅馳四方今有年兮追世奉俗禮繁兮不如此居仰聽松俯聽泉兮又歌曰登彼高丘顧瞻山川兮草茂土曠人舒間兮場圃陰；時果繁兮湓城之東吾故園兮捨之不得已歸六適然兮方其歌也氣正色怡穀如鸞鳳繞乎巖谷之間聞乎數里之外有一老叟龐眉皓首出乎林間而揖余曰良苦余不與世接久矣以子之容似有道者故來與子言將以質子之志焉抑子有帷幄沉深之慮乎曰無有邊陲金革之憂乎曰無

子之名不挂于士師之籍乎曰我無罪

曰我無功入不肩隨公卿出不身

先士卒子之責輕矣內有厭俗之意外有無責之身知山林樂如此徘徊而不即者吾不知其說也曰叟論甚善吾將與婦計之次與吾兒計之叟啞然笑曰已矣子之詐也昔列子居鄭貌有飢色國相遺之粟而不受其妻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逸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不受豈非命耶列子不聽也善處身者蓋如此豈決策于兒女輩哉曰吾

之道未及列子而欲當其任耶是猶以六尺之童子  
負千鈞之重絕肩折脰而途不加進豈若量力而為  
之、逸哉且衣不被體庶士感眉食而不充腸勇夫  
沮氣以此治人旬月猶所難合况與之終身處者乎  
子休矣訖將從子游姑少俟我叟默然而喜顧而嘆  
踰嶺而去不知其姓氏

記鼠

夜半燭滅雜書陳前怠而即寢若寐而窗屏之旁几  
案之上有物往來于其間初以為鬼徐傾耳而察之

其聲切、焉蓋有欲而不顯者也曰不足畏也已此  
非穴吾之字以棲其羣者耶就吾之糧以肥其軀者  
耶墮身而褐衣其態可憎者耶鋒尾而銛喙其相不  
長者耶悉、率、喜微行者耶侮人而善走不可逐  
者耶洩矢之出不顧杯盤者耶馨香所在袞冕必齧  
者耶夫天地之生物也善惡各鍾其一偏之氣故其  
溫仁者不履生草其猛暴吻決豬熊而是物也兩無  
所能焉徒能乘人之怠掩其所有以偷頃刻之飽故  
說者比之于盜雖然深宮大屋精甲守之跼蹐不敢

過而彼方且搖尾于其間伺聞爭利往必有得是亦盜之敏者也蓋亦有數焉吾疑其強者先入弱者伺外聞主人之聲而知其怒心不持寸刃以齒為刀不挾索楮以啄為索弓矢不及桎梏不加是以若彼其肆也吾惡之久矣欲以藥殺之耶懼其訴我于帝也欲以術捕之耶苦猫之不稱職也熏之則恐焚吾之室也灌之則恐敗吾之垣也乃釋然悟曰久矣鼠之迹相交錯于天下也逃之于坎必遭之于彼絕之于夜必見之于晝亦何足較哉吾方且撤機捐智使彼眎我若其儕焉庶其可以少安語未畢其徒皆捨衣投器即、焉若笑若語若愧若怒相招而去不知其所在

弔猫文

鄰僧有猫蓄之至十九歲余每至其處則見猫伏火旁深目骨立其羣近之則怒作聲故其羣亦不敢侮也豈非以其老見畏歟一日有猫越藩而攘雞雛者厨兵得而快意焉繫其足而倒懸之掠數百又燔之以湯火涎血交下不勝苦而死余始不知也既而人

告其死之狀又問之知其鄰僧之猫也余嘆息久之夫物之生莫不有死有不幸者為可傷也已為詞弔之曰汝托則安卧毳食鮮于十九年謂汝既老儕不敢慢何不自重而作不善乃以盜竊死于鞭扑揚湯之苦炮烙之毒吾謂厨兵亦大不仁不原汝心騁其怒嗔汝無他才其職在捕動則赴之何擇雞鼠况其取微不尾不冠乃以耄昏而塞離冤生汝之隣死吾不知作為此詩以載吾悲猫死之三日有狸終夜薄乎雞栖羣雞皆驚方兵之殺此猫也曰向亡七枚矣雞之亡未必皆此猫故雖兵亦恨焉

記舍中櫻桃

吾居二月九日櫻桃始華又三日而開者半三日盛極矣蜂蝶之所採拾鳥鳥之所驚觸則十已失其三  
四晨風之所凌撼晝日之所薰襲則十已傷其七八  
旬日之間存者幾何不復足觀也余嘗酌酒于下席  
清陰而搴芳條脫英集于衣袂其餘投于荒叢淺草  
之間密若刺繡為賦詩曰一官容易住京華手植含

桃見著花不惜金樽償美景去年今日在天涯益言  
佳時之可喜而人事之難合也及其衰乃為惻然悲  
之春物莫不然而此花最先開故特可惜也雖然猶  
有待焉三月之暮衆芳零落而丹實的皪出乎綠葉  
之間尤若可愛則其點綴吾居之寂寞者他花未有  
若此之久也乃書以俟亦以記吾居之所有而詳于  
時節之變也

揚州芍藥譜

并序

揚州芍藥名于天下非特以多為夸也其敷腴盛大

而纖麗巧密皆他州不及至于名品相壓爭妍鬪奇  
故者未厭而新者已盛州人相與驚異交口稱說傳  
于四方名益以遠價益以重與洛陽牡丹俱貴于時  
四方之人賚携金幣來市種以歸者多矣吾見其一  
歲而小變三歲而大變卒與常花無異由此芍藥之  
美益專于揚州負郭曠土種花之家園舍相望最盛  
于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高氏張氏餘不可勝紀畦  
分畝列多者至數萬根自三月初旬始開浹旬而甚  
盛游觀者相屬于路幕帟相望笙歌相聞又浹旬而



衰矣大抵粗者先開佳者後發高至尺餘廣至盈尺其色以黃為最貴所謂緋紅千葉乃其中下者小人負携以賣至于棄擲遺落不甚愛惜鄭詩引芍藥以明土風說者曰香草也司馬長卿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說者芍藥主和五臟又辟毒氣也謝宣城直中書省詩曰紅藥當階翻說者曰草色紅者也其氣皆與今所謂芍藥者合但未有專言揚州者唐之詩人最以模寫風物自如喜盧仝張祐之徒皆居揚之日久亦未有一語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余觀于揚學講習之暇嘗載而之六氏之園與凡佛宮道舍有佳花處頗涉獵矣懼其久而遺忘也問之州人得其粗又屬秀州滿君方中丁君時中各集所聞得其詳蓋可紀者三十有三種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致善工列之圖畫可揭而遊四方然未若書之可傳于眾乃具列其名從而釋之

青苗黃樓子

葉小大間出千葉層閣其苗青故名云爾

尹家二

色黃樓子

與黃樓子大抵不異而間有初出于尹氏故名云爾

絳州紫苗樓

子

初開時淺紅紅經數日乃黃或謂之紅玉樓子

圓黃

千葉而

硤石黃

千葉

而黃鮑家黃千葉而黃大抵與紅旋心相似亦謂石

壕黃一叢之間單葉壽州青苗黃樓子與諸樓子相類而花

差黃絲頭其葉淺黃大葉中道士黃千葉而黃最先開也白

繡子花有結繡而其外深紅經金線冠子千葉淺紅間有

細葉如金繫腰紅葉中有暈橫沔池紅千葉紅紅繡

子千葉淺紅而胡家繡千葉肉紅玉樓子千葉而

細葉數層玉逍遙而大如仙然紅樓子千葉粉紅青

苗旋心千葉肉紅赤苗旋心千葉深二色紅千葉淡紅

而葉端楊家花粉紅千葉茅山紫樓子與諸樓子相茅

深紅山冠子千葉而淺紅尤忌見日自開柳鋪冠子千

粉紅如柳葉軟條冠子肉紅當州冠子此花揚州

疊成冠子多葉粉紅其端如粉紅或成雙頭則髻

多葉鞍子謂之雙頭芍藥尤多開成鞍子故名髻

子其色紫紅下有大有大葉其上細葉環紅絲頭緋

多葉抱而黃葉雜出于其間其香特甚紅絲頭緋

書紀傳後

論介子推

介子推雖不言祿亦不忘祿也而文公適有王事不暇論從亡之功推而猶潔乃毀其儕訕其君以為冒

義賞奸上下相蒙不食削迹而去故從者為之作龍  
蛇辭以述其怨望自絕之心文公悟而求之終不肯  
出推之用心亦已狹矣夫昔人以為天不人不因人  
不天不成興功建事人有與焉而推以二三子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昔人以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文  
公之賢二三子之協其危亂亦有間矣而推以為難  
與同處以孔孟之去其國皆不欲速所以為厚也而  
推以小忿一絕其君雖封而謝之卒逃以死此皆懟  
極怨溢而不知其言行之悖也嗟乎天下之士其始  
哉著論以儆焉

書晉語後

國無強弱善處之則無事矣以區區之鄭居晉楚之  
間數十世而安秦并六國南面稱帝二世而亡其所  
以處之者異也鄢陵之事晉勝楚則強避楚則弱然  
弱則安強則危則是弱者晉之福也故范文子不欲  
戰以處弱為功也諸大夫不忍悖之之忿以決勝于

楚則是快一日之欲以遺禍于晉也此與飢者食菹何異今夫七尺之夫不知禮義忠信之節置之安逸之地則思亂然則平易無難者君子所宜處也漢武承文景富庶之後而匈奴大宛之禍被于中國唐太宗之時四夷賓服而辱于高麗之師開元天寶之間萬里安枕而祿山之禍發然後知內無樂歲外多強敵未必非社稷之福也

書儒林傳後

由而有所至者道也使道出乎一則名不必立名之

所以立者為道之散也故有聖人而後有諸子同乎聖人而異乎諸子者謂之儒。非特治筆墨守章句也蓋不稽古不足以誠身不誠身不足以治人故稽古將以誠身誠身足以治人本末相權以有立于天下此先王所以命儒之意也三者有不具焉則為儒者之病而非先王所以命儒之意也故其理則六經之所明言其事則百姓之所日用居閨門而所學者從政在畎畝而所志者事君則儒術之所加者博矣豈獨善其身而外天下國家乎昔虞舜垂衣南面環

而相之者十有六人上至日星下訖禽魚無所不治  
蓋其間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與賢所得于道者大  
小不同而命之曰儒則一也有公焉有卿大夫焉公  
卿大夫所立于位者上下不同而其使儒者為之則  
一也下至三代之間史氏之所書詩人之所賦入則  
當國出則摠兵功烈彀充耀乎天地其迹雖不同而  
使儒者為之則均也孔氏以四科進門弟子曰德行  
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其目雖不同而其為儒者之  
事則類也豈滯于一偏而天下之故有所不通乎夫

子路之治蒲孔子稱善者三焉則儒者之臨民見矣  
子貢使乎五國散天下之兵霽諸侯之怒而宗廟與  
享其安則儒者之使四方見矣夾谷之會司寇麾兵  
以誅萊人齊侯畏義魯疆以闢則儒者之治戎見矣  
惜乎天未欲治天下七十子之徒在位者少使唐虞  
武周之功不復振于當世此時之不幸而非才之罪  
也自茲以來漢唐為盛謀之良出于儒者為多則儒  
術之効可謂著于近世矣間有誦先王之書而不知  
其所以為書者至于行義失中設施悖理彼皆梓匠

輪輿之拙工天閑國廐之駕馬也曷足以為才者累哉荀卿嘗論子張子夏氏之賤儒班固亦以謂匡衡張禹之徒獨能衣冠醞藉無益于國若此類亦常不絕于世而上之人或不察往、不計賢不肖遂并其術而非之此猶責醫之不能而并扁鵲倉公棄之也闇莫甚焉故商鞅謂禮樂詩書之為虱官秦始皇帝燔六經坑術士漢之竇后宣帝皆不喜儒生由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之過也近觀司馬班范之書史記自申公至褚大西京自丁寬至劉歆東京自劉昆至蔡玄凡嵩門治經以師弟子相授者謂之儒林傳舍是雖一時之豪傑義動人主功施當世者不復以儒命焉夫三子之文章善矣至其分傳而名之喜出其新意以品裁人物之高下而其說如此是亦述作之大敝也若此者蓋亦有由矣彼見玄冠博帶坐而弦歌者以為儒之法度盡于此不知夫堯舜三代之命儒不若此而止也是徃于末世之見聞以為儒者止于治筆墨守章句而不知先王以此治天下也豈不悖哉使後世之人學古者則滅裂于世務論今者則鹵

莽于經術至有迭為楚越忿起而相攻而莫自知其所守亦著書者告之不明之過也然則如何而可曰史之為書因前人之是非而無加損于其間故命之曰實錄就其實而稽焉則見矣名之未正則如勿名然則三子之說如前所陳者祇足以為書之贅也

書谷永傳後

立乎人之朝廷而上得于其君次得于其臣言無所于違行無所於忤如是者于身則安于家則厚于祿則顯于勢權則重是人情之所同樂也立乎人之朝廷而上不得于君次不得于相言有違于衆行有忤于時如是則罪戾及之矣身豈得安乎宗族罹患矣家其得厚乎竄逐迫之矣欲爵祿之顯不可得也柄任去之矣欲勢權之重不可得也是人情之所同不樂也趨其所樂去其所不樂者天下常十九也此持祿養交之臣所以常多于世也如是則忠言安得聞于上正諫安得勝于朝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不可得也君子之道消矣小人之道長矣求國家之久長

社稷之無患不可得也嗚呼庸人之智非不知此也而常喜趨其所同樂則利欲之心勝故也余觀谷永之所為其所謂利欲之心勝者歟永之在漢也身雖為君之臣而實主王氏前後所上積千百言攻主上之過不惜痛切詆訛然至于王氏之失未嘗不為掩抑而蔽藏之也王氏之善未嘗不為羽翮而飛揚之也王氏之所欲發者流涕太息而言猶恐其不足以深入也王氏之所不欲發者片言隻詞及之猶恐其或傷也于是王鳳果悅之待之之厚信之之篤漢之諸臣莫及也則其身固安其家固厚其爵祿不得不顯其權勢不得不重為谷永者以其一身優游于權貴之間獲此四利脫彼四害計其用心雖漢室傾頽宗廟不食非予事也羣凶暴長賢知盡誅非予患也默自計曰倉廩實于囊篋豐于室中之妾美麗于廐下之馬駿逸乎人生于世百年之間如白駒之過隙耳焉能舍此樂而鯁然恤衆人之議慮後世之名哉永之大意不過此故其求日愈不足其心日至于無恥喪敗風俗污蠱朝廷及其末年卒退免于家則



清江文集 卷十八  
平時之區、自以為必得者又安在也方是時漢室中衰權臣用事正士擯辱儉人顯榮朝廷之士相薰成風而浮沉佞仰阿世取容者可悉道哉永儒者願以文學政事稱于當世而其所為如此卿原之傑小人之雄故畧論之云

書晉武紀後

有天下之美德者能服天下之心晉武帝是也夫人主不患無高天下之勢惟有不恃之以為貴不患無懾天下之威惟斂而不騁之以為貴此二者皆人主之所甚難誠能朞月于其間固已善矣而守之終身又天下之至難也已自漢以來欲治之主起于中國者相望而其能操天下之至難者何其少也漢之孝文唐之太宗皆有道之君曠世而後一遇之者也然馮唐用事訐切而孝文怒入禁中張蘊古罪不至誅而太宗置之太辟然則操天下之至難而不奪于喜怒愛憎者果誰歟以余考之晉武帝之德可謂過人遠矣史稱帝宇量宏厚造次必于仁怒容納謹正未嘗失色于人質其行事則史之所論皆實錄非虛

言也故納劉毅之贛諫獎皇甫陶之爭言用仇讎之  
子而不疑釋妖謗之人而不問其仁恕寬大之意發  
于宴語形于詔書聞其風者百世之下猶為之竦動  
况在其朝廷者乎故由相國而升帝位而天下不驚  
舉偏師平東南而吳人不怨及其後世天下已亂國  
勢已 而宗廟血食猶百餘年而後已豈非積德之  
餘慶有以致之哉盖有猜忌諫臣者如隋煬帝是也  
彼其初皆自謂天下莫我若也而註誤國家至于不  
可振起由此較之則武帝之德豈不盛哉惜其溺情  
宴安親用后黨而晉之衰亦自此始然其所守可為  
末世法者不可以無述也故著論云

論華軼王恭事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夫善者聖人之所以  
使人自別于禽獸及其<sup>然</sup>敝也貪者藉之以招利激者  
挾之以收名至于此則所謂善者果安在哉此有  
道者之所以歎也華軼不奉瑯琊王命曰吾欲見天  
下之詔王恭舉兵向京師曰吾欲討君側之惡人雖  
潰敗不旋踵而亦足以偷少頃之快劫衆阻兵者其

說出于善也雖然考其本末而揆之以義則二子者豈真善也方懷愍之亂逆胡弄兵天子執辱元帝起于江南繼正朔之絕雪宗廟之恥雖夏之少康漢之世祖何以加焉而軼偃蹇自負獨不承令使軼之說行則是天下可以無王也安帝之世相國擅朝而姦臣用事其政可謂昏矣恭位非輔相也政非已出也一旦連檄稱兵以向天子以誅惡為言已則不遜而責人以順使恭之說行則是諸臣可以無上也舉措不足為天下法而以臣抗君以外制內其首領橫裂何足悲也夫時已極而其命不可以不革民已困而其變不可以不通者湯武是也未至于湯武之分則北面以終身而已矣此理之不可易者晉雖衰未有桀紂之惡二子者動不循理以殺其身亦天下之愚夫也哉

書唐憲宗紀後

運萬物制天下者莫如才所以駕馭道德而馳之者也才大則視天下之廣如狹視萬事之衆如寡取之愈有而施之不窮如孟賁挈嬰兒養由基射尋尺見

其有餘矣不見其不足也孰不欲為天下之英才願  
得于自然者亦有多少所有既少故有施之于事而  
其力易竭技易窮技窮力竭矣則其長不足以自濟  
而其短見焉此無他才小故也唐有天下也更十八  
帝而其間號為賢明者太宗玄宗憲宗宣宗肅宗玄  
宗始治終亂宣宗無他大畧皆不足深議而其尤卓  
越者太宗其次憲宗憲宗之功德不及太宗天下所  
共知而于其用人之際尤見其才之不足也當隋之  
末盜賊連結滿天下于是豪俊並起而分王之太宗  
躬親行陣之間四面攻取不數年天下為一而南面  
稱孤矣今日平賊而明日與文學之士論六經矣李  
勣尉遲敬德之屬從容宿衛而房杜王魏之徒用事  
矣當是時近臣亦有以刑罰機權之說干太宗者終  
絀其謀而獨任德以化民行之未幾何時而天下富  
庶刑罰幾不用矣其政日就于寬大其德日趨于高  
明此非發于偶然乃其胸中所素有也憲宗亦以雄  
武之才承久衰積廢之後用兵選將誅鋤不義而河  
南河北以次蕩平自天寶以來征伐之功未之有也

然較太宗之功業未及其三四方是時雖有强大藩  
臣擅兵于外而京師之富蓋亦不減于太宗之時其  
于財用宜不甚急而皇甫鎔以聚斂之功不旋踵而  
登宰相以裴度之忠上疏三論其不可終不見聽而  
尋亦貶逐余竊度憲宗何私于鎔如此不過曰方用  
兵平寇之時非鎔不能集事其功甚大不可忘也嗚  
呼以天下之大朝廷之尊因民之財而取之何人不  
能而獨眷于鎔此其他其才不足故以小為大以  
易為難至于親暱小人隳喪大體而不自知汙辱廊  
廟放棄勲賢而不自悟也太宗之優游如彼憲宗之  
卑逼如此用是較之則其才之小大粲然可見矣他  
未足論也余感其事而書之庶乎有國家者觀於余  
言而亦有警也

書裴度傳後

大丈夫之處世其進退果能必得其志哉方其遭遇  
明主垂紳廟堂斟酌國命四方萬里莫不聳動奔走  
而服從之及間隙一開主志移易而讒邪之人倚撫  
其後雖勲被社稷澤流生民其零丁孤蹇與拘係之

囚無以異此英豪之士所以慷慨而深嘆曰也晉公起于書生以文章中第數期之間致位顯近會憲宗有削平淮西之志遂登宰相公亦以討賊自任一舉而擒吳元濟再舉而戮李師道四方跋扈之臣喪以失氣遂使承宗獻地韓弘入朝方此時也公蓋自謂得志于天下矣既而憲宗驕于屢勝聽任不終而弄鐔以財利進自此公迤邐跋躓所向不勝至于用兵河北而元稹沮格于禁中入朝論事而逢吉流言于都下以至奏疏屢上請誅姦臣而不能得卒為庸人所

憎嫌 其短逐之襄陽自公不復用而訓注之禍作矣蓋自元和以來公之出處進退與唐之興衰治亂相上下則其志不就亦有天數非人為也方其爭論人主之前不憂山東諸侯而憂五坊使暴橫鞞轂可謂知宰相之體矣夫禍亂之機藏于隱微似不足信類非常人之情所能察也而公能辨之此其所以高于世也及其晚節遺落世事盤桓洛陽與一時文士飲酒言笑有山林之高尤知其不屑富貴而自得于塵垢之外也而史臣謂公結納後進以自求安豈不

誣哉使公而在余雖為之執鞭亦所欣慕焉

顏真卿傳評

評曰真卿當寇起河北之時以平原一城招十七郡之衆橫絕燕趙壯矣惜其應變之才寡能合其衆而不能用人也及使李希烈以身啗寇忠憤感發眎兵火如衽席雖蘇武何以加焉禍發于盧杞怨真卿面斥其父矍然起拜乃蘊忿心嗚呼言之難也久矣沉吟者或失事機剛決者或與禍會古人取戒于韋弦蓋以此也

書裴均傳後

余讀李吉甫傳稱裴均判度之時交結權幸求為宰相頗疑均善為傾側以媚權貴及讀均傳唯見其清謹峻整有知人之鑒才與時會知無不為而不聞其結權貴以求位也矧均之修身及其見于事業者暴著明白人主所憚天下稱為賢臣而一旦捐棄素行奔馳邪徑以爭庸夫鄙士之所欲得此與其平時大不相似非人情也蓋立乎千載之下而不惑于傳聞者恃其理在也以余料之方均之為學士吉甫為相

而牛李對策極詆時政之失均居中考覆無所同異  
以此罷職其後憲宗出吉甫而相均此二者皆李氏  
子孫所切齒而憾也當德裕之為政尤以恩讐為已  
事嘗與吉甫忤者無不斥逐疑當時史官增飾均過  
以悅人主劉 又不為刪正之故使均之一人之身  
而乍正乍邪觀者莫能定也夫以均之賢輔相天下  
門人故吏在朝者多矣一旦受譏曖昧身挂惡名而  
無一人為之辨白而况山林之士哉用是益知毀譽  
區：君子無愠喜于其間哉一作也

書朱梁本紀後

唐亡而更有天下者五姓凡五十餘年其暴虐恣睢  
朱梁最甚案全忠起于賊軍弑二帝殺一后腥聞上  
下毒流四方雖盜大位而卒以兵死則天之報施豈  
不明哉末帝仁弱無應變撥亂之才而內有魏博之  
悍軍外有太原之強敵必亡之勢也然禍亂之植其  
日久矣豈獨末帝之罪耶

書後唐紀後

後唐武皇起于代北據有汾晉初非唐室之純臣然



是時朱全忠弑帝殺后誅鋤賢雋其急于唐意若飢渴而武皇獨當擾攘之中自誓終身不失臣節雖志未可量而大抵迹與朱梁異新書謂賦性固無他腸豈信然耶及莊宗起梁稍衰而全忠之謀臣猛將往、皆在屢破堅逐北于西河之間帝獨運奇策以少克衆卒能乘虛入汴南面稱帝豈非一世之雄哉然自此政刑日壞以致百姓流離六軍憤怒回戈叩闕遂用隕身迹其少時寵伶官昵宦寺其後卒以此亂天下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歟武皇本姓朱耶明宗之興史又失其氏雖國號為唐而高祖太宗之英靈氣澤絕矣悲夫

書石晉紀後

予讀五代史至石氏時夷狄猖狂何其甚也蓋自阿保機以來契丹益大控弦百萬有陵蹂中國勢故其喜則藩鎮為天子怒則人主為匹夫方其盛也嘗長驅京師稅駕宮闕被帝服而朝群臣矣然地非其據終不自安既而關河郡縣皆閉壘而為敵國而德光亦以病死其得勢如此而猶不能自立于中原亦見

虜之易與也雖然御之失其道則宦官女子尚能構天下之禍况夷狄乎使少帝用桑維翰之說勞謙屈已以安中國則晉之社稷可以無患而不忍一朝之忿輕違先帝之盟雖欲不亾何可得哉昔周襄王以狄伐鄭而終失其國故春秋之義討夷狄者不一而足晉高祖本強人也急于安身而不知萬世之大計是以召戎為援而禍移于麥子割地啗敵而釁流于無窮然則定大策制時變非明君賢佐其誰能之彼斗筭者何足算也

書周紀後

嗚呼生民之不幸而治世之難遇也自西晉懷愍之亂夷狄入乎中原而海內分為八九幾三百年隋文平江南而後天下合并為一唐至昭哀而天下復亂強臣悍將割裂區宇更數十年歷國四姓民之弊極矣周世宗以英武之才用兵若神所向如意方此時帝之意慨然謂天下可平而享國不長大業中止又數年而後天下盡歸于我太祖廢興之際豈非天哉周世宗力戰高平觀兵淮上逐虜闕南太祖之功常

冠諸侯故吳人謂世宗為柴王太祖為趙王蓋其威靈德澤固已輝潤天地與黃帝湯武等矣安得不時乘六龍而御天哉

書孫晟傳後

嗚呼君臣之分可謂難矣平居之日君南鄉臣北面而朝之營職守業以致其義此中人以上皆知而有智者所能守也然有甚難者焉利害之相攻禍福之相勝安危之變在反手間不順義則生順義則死至于此然後人才之強弱見矣周之強也世宗屢以勁卒十萬略地東南視長江可席卷而渡吳之君臣不知計策之所出間遣其親信二三人者奉使中原求緩師而已夫以垂破之國抗甚銳之敵又以一介之使當萬乘之威其勢與夫委肉于狼豕何異而世宗問以江南之虛寔使晟答之耶則將自危其主之社稷拒之耶則災及其身此所謂不順義則生順義則死之時也晟獨顧惜大計默不為應及逼以鈇鉞猶不忘故主南望而拜然後就刑晟之所立堂如此何愧于死節哉而新史抑之列于死事傳吾未敢以

為然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其所怒在敵而不逞  
志于匹夫也以世宗之聰明雄武在近世為鮮矣而  
于晟之節不能獎厲又殺其身焉亦與夫漢祖旌賞  
雍齒異矣卒不能一天下豈其度不優而致然歟



